

佟世清

李青山口述 卞玉山整理



李青山先生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佟 世 清

李青山口述 卞玉山整理

于一 插图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6开·37,000字·印数：1—10,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70 定价(6)0.17元

前 言

“文学青年”是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创刊的，在这一年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伴随着生产大跃进、文化大普及，出现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涌现出不少政治好，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也产生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都具有较高水平的好作品。编选在这里的，仅仅是发表在“文学青年”上的一小部分，只能算做大海之一滴。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青年作者的手笔，内容也多属于反映我国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大跃进现实生活斗争和歌颂我们时代新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其中也有部分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虽然其中个别章节严格要求起来还有瑕疵，但仍是值得我们十分珍视的。我们坚信，这些同志只要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和馬列主义理论水平，深入生活斗争、努力艺术实践、磨炼艺术技巧是定会创作出閃爍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优秀作品来。衷心祝愿碩大的蓓蕾开放出碩大的花朵来。

发表在“作家与青年”一栏的作家给青年作者的信也搜集在这里，独成一册。在这些信里，作家滿怀着热情鼓励和严格以求的真摯情感，深刻而具体地回答和解决了青年作者在创作思想和写作实践方面存在的一些急于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信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我们把这套丛书起名叫“文学青年丛书”，这是第一批，計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叙事诗、抒情诗、文艺理论等各一集。今后还要繼續編下去。

“文学青年”編輯部

目 录

在軍医院里	1
“八一”晚会	10
养老院的八天	18
在生活的激流里	29
真正的爱情	42

在軍醫院里

在朝鮮戰場一場激烈的戰鬥中，佟世清和戰友們正在向敵人陣地沖擊的時候，突然一聲巨響，他便人事不知了。當他真正清醒了過來，發覺自己已經是躺在祖國北方一個城市的陸軍醫院里。

夜晚，雨點敲打着窗上的玻璃。佟世清的心和雨聲一樣煩亂。他蒙蒙矓矓好象是又回到了戰場上，喊着殺聲猛撲着敵人；他和戰友們擁抱着歡呼着勝利。一会儿又好象回到了家鄉，春雨下透了，禾苗染綠了田壠，他和鄉親們揮着汗在田野里勞動着。……猛然一陣疼痛，立刻又把他拖出了幸福的幻覺。他用盡力氣想睜開自己的眼睛看看眼前的一切，可是除了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一瞬間，他的心象從空中滑落了下來，痛苦地翻攪着：我的眼睛瞎了，一只左手被打斷了，再也不能夠回到部隊、回到家鄉，親手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了！心里一陣絞痛，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他的心情象將要熄滅的燈火那樣黯淡。昨天發生的事情又出現在眼前：

這些天來，護士小蘇為他忙前忙後、端屎端尿，無微不至地照顧他，他心里感到很大的不安。昨天早晨起來，他自己吃力地支撐着穿上了衣服。吃飯時他設法支走了小蘇。可是沒有吃上幾口，一碗粥被撥弄撒了。大小便時，他偷偷地一個人走出了病

房，一脚踏空，跌倒在地上，左手腕的伤口摔出了血。小苏跑了来，以为他嫌自己工作得不好，忙把他搀起来，难过地说：“佟世清同志，这都怪我粗心，请你原谅我，我保证以后把工作做好。”说着暗暗地滴下了眼泪。……

佟世清想到这里，越发感到残废的苦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紧张地工作，顽强地战斗。象我这样渴了张口要水，饿了张口要饭，还得拖着一个人来服侍我，这算是什么生活？简直是只知吃喝穿睡的寄生虫！是同志们的累赘！真不如……”想到这里，他不由地颤抖起来，不敢再想下去，猛地翻了个身，把头埋在被子里。一时清醒，一时昏睡，打发这难熬的岁月。

天亮了，病房里有了响动，他的神志又渐渐有些清醒。同房战友们的问候和鼓励，又唤回了他求生的欲望：“活着，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吧！哪怕让我能常听听祖国日新月异的声音也好，这也是难得的幸福啊，怎么能舍得离开她呢！……”

可是，半个多月又过去了，佟世清的伤势仍然不见好转。有时，他心情烦躁地骂着自己：“是死是活就来个痛快，我不能老是这样躺在床上！”在心情平静些的时候，他又常常感到空虚和无聊。他想到了小时候领着自己讨饭的媽媽，和自己一起玩过的小朋友們，甚至每一張面孔，熟悉的街坊邻居。使他想念最深的却是在负伤前，和他不断有书信来往的一位姑娘。他甜蜜地回忆着，在军事学校学习时，他们在假日里相处的情景：在松花江岸上，遍地开着锦绣般的花朵，他们愉快地坐在一起谈着心事。姑娘掐了一束馬蓮花放在他的手里，对他说：“我最喜欢馬蓮花，不管风吹雨打，天旱日晒，它还是照样生长、开花。我真希望将来能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不过——我也希

望能有个人和我在一起，經常鼓勵我、幫助我。”虽然两个人都沒有明白的表示过自己的态度，但佟世清不止一次咀嚼过这些衷情的話語，他知道姑娘是爱他的。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为什么这么长的時間，她一直沒有来信呢？他連忙喊来小苏，急促地問道：“有我的信沒有？一个笔迹很秀丽的信？”沒等小苏答話，他又反悔似的向小苏摆了摆手。心里想：她怎么会知道我躺在这里呢。一个殘廢人是沒有权利去爱別人的。我的生活就只能是在病床左右！他的心象被噬咬着似地痛楚。夜間，一种可怕的念头又复燃了。他下定决心准备走最后的一条絕路。从此，他每天都偷偷把小苏給的安眠葯片藏了起来。

佟世清越来越沉默了。同房战友們搭訕着和他說話，他失神地答应着，有时索性把头埋在被子里，装着睡熟了。小苏觉得很奇怪，这几天晚上她說什么再也不能安下心学习了。她反复地思索着：“在佟世清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想着想着焦急地流下了眼泪。午夜，她輕輕地走进了病房，站在佟世清的床边，一动不动地端詳着他，看他睡得很穩，心里才稍微安靜了一些，暗地里下了决心：“我一定想办法讓他很快地恢复健康！”又过了一会儿，她見佟世清困难地翻轉了一下身子。她俯下身去为他正了正枕头，忽然看見从枕头下溜出来一个葯片，拾起看了看，心里不免有些疑惑：“这是哪里来的安眠葯片？”她輕輕地掀起他的枕头，不由得“哎呀”一声，惊恐地捧起这一把葯片，轉身跑了出去。

佟世清被小苏的尖叫声惊醒了，他奇怪：小苏来做什么呢？为什么又慌慌張張地跑了？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到枕下摸了摸，

不禁失神地坐了起来：“坏了，让小苏发现了！她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党委书记。”他连忙下了床，想把小苏找回来。可是他刚刚迈动脚步又停下了：躊躇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忽然，窗外一丝微风吹了过来，他觉得发胀的脑袋轻松了一点。他摸索着走到窗前，探出头去。微风送来一阵阵花香，激发着他生活的欲望；远处传来喧闹的人声和工厂机器的轰鸣，诱惑着他去卷进战斗的洪流。可是，这一切又好象距离他太远太远，看不见，摸不到。平时想到的苦恼一下子都涌了上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跳楼！他迟疑了一会儿，接着便吃力地爬上了窗台。一瞬间，他想起了妈妈，他的每一个战友，还有一起在苦坑里滚出来的哥哥、姐姐，好象他们伸出手，惊慌地向他扑来。他的鼻子一阵酸楚，汗水夹着泪水泉涌似地流了出来。他反問自己：“不这样不行嗎？”轉念之間，他回答着自己：“不行！人活着要有意义，要为别人做些什么事情，可是我已經沒有用啦！……党，你原諒我吧，我是为了給党減輕負擔啊！”这时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拖了他一把，他一陣昏迷，似乎忽忽悠悠跌了下去，心脏剧烈地收縮着，头“嗡嗡”地响个不停，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感到了害怕和反悔：“我不应该死，我不能离开党！……”

漸漸，佟世清从昏迷中苏醒了。他活动了一下身体，觉得和往常一样，心想：“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呢？……是做梦嗎？”他感到口渴得厉害，无力地喊着：“水，水！”他喝了水觉得头脑清醒了些。这时听到有人在耳边輕輕地喚着他：“世清同志！”他辨别出这是党委吳書記的声音，发觉自己是躺在吳書記的怀里。他象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扑在吳書記的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觉得第一次哭得这样痛快。吳書記見他哭得差不多

了，慢慢地把他扶起来，亲切而又严肃地说道：“世清同志，对你来说，死要比活着更简单更容易，活着确实是困难重重。可是，你是共产党员，难道害怕困难了吗？有什么东西比党更亲密的，使你要离开党呢？”几句话说得佟世清心里火辣辣地难过，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悔恨。吴书记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语气和缓了些：“党不但要你顽强地活着。而且还希望你的伤好了以后，继续为党工作呢。”

吴书记走后，小苏给佟世清梳了头，擦了脸，见他还是痴痴地发呆，问道：“你在想什么？”

佟世清疑惑地问：“我还能工作？”

小苏说：“怎么不能呢？你应该向党委书记学习。你知道吗，他没有右腿，左腿到现在还有块弹皮没有取出来。可是干活和好人一样，从来不见他皱一皱眉头。你看你，青年人成天皱着眉头多难看！”

佟世清急躁地说：“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病床呢？”

小苏把他放倒，让他躺好：“同志，你明白党现在交给你的任务吗？”

“我明白：安心地养伤，顽强地活着。”

“对，安心地养伤，顽强地活着！”

停了一刻，她见佟世清的眉头渐渐地舒展开了，她深深地舒了口气说：“这才对呢！”在这个病人面前，她觉得自己好象年长了几岁。

一天中午，吴书记扶着佟世清来到花园，坐在迎着阳光的椅子上，两个人无拘束地闲谈着。他们谈到都曾经参加过的四平

战役，也談到朝鮮戰場上歼灭美军的战斗。当他们談到在戰場上冲鋒杀敌的情景时，佟世清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他那生龙活虎般的力量。他兴奋地长吁了一口气，回忆道：“只要有党的领导，我們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吳書記拍了拍他的肩膀：“說的对呀，你應該時刻記住它！”

佟世清想起了几次要問党書記的話：“你告訴我，象我这样的人，将来还能為党做些什么工作呢？”

吳書記笑了：“別着急，你的身体虽然殘廢了，可是思想並沒有殘廢！只要你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强地生活着。世清同志，首先要拿出胜过杀敌的勇气，去克服面前的一切困难。”

佟世清听见党書記站了起来，在他面前脚步有力地来回踱着。他揚起了臉，尽力揣摩着党書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問：“吳書記，你的右腿？……”

党書記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宏亮。他拍着自己的假腿說：“小伙子，我的右腿不是和平常人一样嗎？”这笑声感染了佟世清，他不禁也暢快地笑了。……

佟世清每一次从香甜的午睡中醒来，习惯地把被子整齐地卷到脚下，舒服地承受着春天的阳光。青春的活力注入到他的血液里，他那顆年輕的心，跳動得更有力了。他的健康显著地一天天在好轉。

一天，小苏为佟世清換綳帶，告訴他說：“你的伤好多啦。”他听了紧紧地握住了小苏的手，激动得嘴唇顫抖了許久，才說出了一句：“那么我可以出院啦！”

“不，党書記又交給你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你快說！”

“你等一等。”小苏飞快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拿来了一支鋼笔和一落白紙，送到他的手上：“給你，明白了吧！”

佟世清不知所措地說：“練習写字？我怎么写呢？”

小苏鼓励他說：“試一試，我来帮助你！”說着拉过他的右手：“我把着你的手找准位置，你順着我的手勁写，就不会歪扭了。”

佟世清想了想：“这不行，还是讓我一个人在晚上練習写吧。我要練習着不依靠別人来工作。”小苏見拗不过他，只好依了他。

晚間，佟世清用纏着綳帶的左胳膊压着白紙，右手拿着笔，緊張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好象是在进行着最重要的考試。他



就这样他一連写了三个晚上。

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謹慎地一筆一筆写下了七個大字：“共產黨員要堅強”，接着畫上了個驚嘆號。他用手輕輕地摸了摸紙上的字，自信地想道：“不會錯的，我筆劃把握的還是有分寸的！”他接着又寫了下去。寫着寫着，覺得寫的太慢了，慢的象蝸牛一樣，有什麼意義呢？將來這樣怎麼能工作呢！他寫得又稍快了些。慢慢，手指麻木了，腰也酸痛了，他還是舍不得放下筆。他每寫完了一張，便慎重地放在抽屜里，這是向黨匯報的成績單啊！白天，他不耐煩地拿出這幾張紙撫摸着、揣測着，他的心象沸騰的水翻滾着。就這樣他一連寫了三個晚上。他好像是第一次感到生活得這樣充實，有意義。

第四天早晨，佟世清剛剛起床，小蘇就來到了床前：“老佟，這兩天有事沒來看你，字寫得怎麼樣了？”

他聽出小蘇的話里充滿着希望，興奮地把寫滿字的紙全拿了出來，捧着它鄭重地交給小蘇。他覺得這是決定他的命運的時刻，心嘖嘖嘖嘖直跳。忽然他聽到小蘇“哧哧”地笑了兩聲，忙把耳朵向小蘇那邊伸過去，盼望聽到這笑聲的含意，是滿意他的成績，還是對他這幾天勞動的嘲諷？不料小蘇真的批評他說：

“你只寫了歪歪扭扭的七個字，下面全是橫七豎八的道道，哼，還趕不上一年級小學生寫的字！”

佟世清聽了，好象當頭一棒，被拋進了痛苦的深淵里，身子立刻癱軟了，自語道：“瞎了，什麼都干不成了！”他沉默了片刻，又焦躁地埋怨說：“瞎眼人怎麼能寫字呢，這是誰出的主意？”

小蘇撇着嘴，頂撞他說：“是你，你自己！成天想工作，剛碰到一點小困難就這樣！”……

病房里靜靜的。佟世清痴呆地坐在那里，不知道什麼時候

小苏已經走了。他开始責怪自己：“我太急躁了，太自信了，我还不够坚强啊！……”

門，“呀”的一声又开了，小苏領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高兴地喊着：“老佟，別愁了！”說着来到床前，“給你介紹一个朋友，这位是刘亚同志，也是双目失明，来給你講写字的經驗。”她把两个战友的手拉到一起，搬来两个椅子，讓他俩对面坐好。两个人一見面便象是多年的朋友来到一起，热情地談了起来。佟世清全神貫注地听着刘亚向他介紹写字的經驗，他听得心花怒放，兴奋得一挺身站立起来，竟把一旁的小苏撞了个趑趄。等小苏站稳，看見两人已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深夜，病房里的伤病員們睡意正濃。小苏陪着佟世清还在練習写字。她輕声地指导着佟世清。一夜又一夜，小苏熬累得眼睛深陷了下去。佟世清终于能独立写字了。

佟世清亲手写的第一篇稿子，被发表在院部庆祝“七一”的板报上。吴書記一早就来向他道賀，代表党委发給了他优秀奖状。他抱着奖状激动地流出了泪水：“党，批准了我！”他感到生活是誘人的，党终于把他从痛苦、絕望甚至死亡的边缘救出来，使他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天，从早到晚病房里不断听到佟世清愉快的歌声，这是一个不平常的节日！

佟世清照旧每天練習着写字。可是他覺得全身的力量还没有暢快地奔泻出来。他想：“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他想起了在部队时，文工队在陣地上为他們說的山东快书，曾經鼓舞了他們的斗志。他暗暗地下了决心：“我平常就爱好这玩艺，也能够学会它。”他把他的計劃悄悄地告訴了小苏。小苏立刻为他买来了梨花板和唱詞本，每天在工作空閑的时候，便領他到播音室去听唱

片。佟世清不知疲倦地白天学着說唱，晚上学首写字。小苏是他的听众，也是他的老师。

“八一”节来到了。下午，小苏跑来对佟世清說：“今晚铁路員工俱乐部有联欢晚会，医院的业余演唱队也参加，还有我的节目呢，今晚不能照顧你了。”

“是嗎？我也去表演一段快书不行嗎？”

小苏迟疑地說：“你……”

“我为什么不可以参加呢？这是我們自己的节日，我一定要去！”

“八 一”晚 会

日头落山了，緋紅色的晚霞由深而淺，悄悄地从天边退去。

一輛大棚車停在軍医院的大門口，“嘀嘀”叫了两声，招呼晚來的人赶快上車。佟世清摸了摸口袋里装的梨花板，又忙把右手搭在小苏的肩上說：“快跑，小苏，小心汽車把咱們甩下。”

一陣凉风吹过来，佟世清深深吸了口气，心里觉得痛快极了。自打他可以离开病床以后，他和党委书记、小苏常出来閑談，漫步在医院的林蔭道上和花丛中間。可是，他連医院的大門还没有迈出一步，更不用說和广大群众見面了。七八个月了，多么难熬的时间啊！好象比他舌了二十三年还长。他为了不让时间空空地溜过去，一天天坐在床上練習写字，一次次面对着墙壁練習說山东快书。今天——八月一日，是部队自己的节日，他有了和群众見面的机会，还要上台为大家表演节目，簡直太难得了。只

要能为群众做一点工作，就说明这七八个月的医院没有白呆，总比躺在病床上画道道消磨时间强。佟世清越想越高兴，脚步越走越快，好象不是小苏领着他，而是他催着小苏往前跑。

車上的鑼鼓声、胡琴声，沒有节奏地喧响着，佟世清的心也追随着乐器声飞啊，飞啊，飞向会场。

車上人挤得满满登登，誰也沒有注意，也不会想到重伤号佟世清能来。小苏一步跨上車去，說：“哪个同志給讓个座？”接着就把佟世清安放在騰出的一个座位上。

佟世清剛坐稳，这时旁边有个小伙子把小苏拉了过去，問：

“小苏，你瘋啦！領个沒眼沒核的去参加晚会，他能看見紅，是能看見黑？你不能这样迁就伤员，赶快送回去吧！”

“不是，人家去表演节目。”小苏唯恐佟世清听见，輕声回駁了一句。

“表演节目！嗨，这可是个好节目。眼睛、胳膊都打着绷带，还能表演节目，等着叫好吧！”另一个小伙子把手背过来拍打了两下，故意給小苏作了个鬼臉。

向来說話爽直砍快，有理不讓人的小苏，这时也沒有章程了。眼看就要開車，她忙說：“要不我問問吳書記去！”

佟世清虽然一只耳朵被炸彈震的发沉，可是这些議論他的話，他都听见了，他的心不禁收縮了一下，一股恼丧、失望的想法涌上心头，剛才自己幻想的一切，現在无影无踪了，嘴角上的笑紋也消逝了。他暗暗問自己：你表演节目，能行嗎？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病床上休息，偏偏来凑这个熱鬧？难道你忘了自己是殘廢嗎？……佟世清給自己提出这一連串的問題，可是他不想回答。相反，他倒想問問那两个楞小伙子：你們理解一个双目

失明的人的心情嗎？要開平時，佟世清早就釘問上了。因為長時間的病床生活，使他的性情綿軟多了，如果為這麼點小事生氣，說明自己修養太差。誰知他一聽小蘇為難地要去問黨委書記，心情激動地說：“小蘇同志，你不用去問，是我自己要來的，與你無關。我沒有眼睛，還有心，還有嘴，為什麼不可以去呢？”

其實吳書記就坐在車的最后部，剛才的話他都聽見了，這時他站起來說：“小蘇你不用問了，我批准他去，佟世清同志的節目我是非看不可！請開車吧！”

那兩個小伙子，面面相覷，吐了吐舌頭，再沒吱聲。

汽車開進鐵路員工俱樂部。小蘇把佟世清攙扶下來，向后台走去，然後把他安放在一個僻靜角落，說：“你等等，我給你倒碗水去。”佟世清聽見前台熙熙攘攘，人聲嘈雜，這時他心里反倒緊張起來。等小蘇走過來，他問：“小蘇，今晚來參加的都是些什麼人？”

“有工人、學生，還有解放軍官兵，下邊坐得滿滿的，足有兩千多人。”

“我的節目排在第幾？”佟世清焦急地問。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嗯，這是經過大家研究，吳書記同意的，讓你壓大軸呢！”

“唉呀，那可不行，讓我早點演，心里一塊石頭就落地了，時間一拉長，還不得把台詞忘光了！我求你快說說去，把我的節目往前挪挪。”

“已經確定了，就那樣吧。你在醫院不是練的很好嗎？你就坐這兒，再背背台詞。噢！第三場就是我們女同志的舞蹈，我要

化装去了。”小苏说完便向化装室走去。

佟世清的心随着墙上的挂钟的嘀嗒声，噗通噗通直跳，他虽然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那是在医院面对着墙壁演呀，前面顶多有几个战友和小苏，就是唱错了，也没人笑话。今天，他要面对着两千多观众演唱，不用说忘了台词，就是万一说走了嘴，观众还不得笑掉大牙！这个丑媳妇可怎么见婆婆呢？

时钟打了七下，晚会宣布开始了，佟世清的心跳得更加激烈。他感到时间过的太慢，又感到时间过的太快。这种心理矛盾，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轻轻磕打着梨花板，背一遍又一遍，总觉着嘴头子不听使唤，身上有些发冷，腿肚子也微微颤抖，气得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一拳，自言自语地说：“你怎么啦？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多咱也没拉过稀，怯过阵；你也当过领导，给战士们讲过话，从来也没紧张过。今天你为什么这样熊？还演武松哩，给武松提鞋也不够格。”

正好那两个小伙子又在一旁悄声悄语地议论他呢。

“哟，你瞧，瞎子又给墙壁相面了。”

“呆会咱们下去瞧瞧，看瞎子怎么打虎？”

“等着喂老虎吧！”

佟世清听见这些闲言碎语，心火直往上冒。他本想甩袖子不干了，免得他们说三道四的，躺在医院里，决不会遭到他们这样的讽刺。可是他又一想：自己的度量也太狭窄了，要想不让人说自己是瞎子，是废物，就得站起来，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看。他想到这里，也不再怨恨那两个小伙子了。

佟世清刚刚平静一些。突然听到前台报幕了：“最后一个节目是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由双目失明的特等残废军人佟世清